

The Tsar
OF
Love
and
Techno

我们
一无所有

安东尼·马拉

著

施清真

译

Anthony Marra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S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e Tsar OF Love and Techno

安东尼·马拉

施清真
译

著

我们
一无所有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一无所有 / (美) 安东尼·马拉(Anthony Marra)
著; 施清真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书名原文: The Tsar of Love and Techno
ISBN 978-7-5594-1372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安… ②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490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7-619

The Tsar of Love and Techno: Stories

Copyright © 2015 by Anthony Marr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Hogarth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, New York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garth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

本书译文经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, 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。

书 名 我们一无所有
作 者 (美) 安东尼·马拉
译 者 施清真
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特 约 编 辑 李 蕊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字 数 240千字
印 张 10.75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372-7
定 价 49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Janet、Lindsay与Rachel

那是一幅次选之作。

——普尤特·札哈洛夫评论自己一八四三年的画作《午后的空旷牧野》

人物表

罗 曼：画家，审查员，因不受命令涂改一名芭蕾舞者的画而入狱

沃斯卡：罗曼的弟弟，遭捕的异议分子

葛莉娜：外婆是被关进劳改营的芭蕾名伶。西伯利亚小姐，后来嫁给一名寡头大亨

科里亚：葛莉娜的恋人，替帮派贩毒，一次人生意外后，前往车臣战场服役

鲁斯兰：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副馆长，守护车臣古画。家乡妻女因误触地雷而亡

娜迪亚：文物修复师，因战火失去了右眼视力，受鲁斯兰邀请，修复古画

艾列克赛：文学院学生，热爱电音，哥哥科里亚赴车臣战场前，他曾录制一卷录音带给哥哥

薇 拉：曾因告发母亲而声名大噪。朋友介绍下，在老家基洛夫斯

克替贩毒集团工作

莉迪亚：薇拉的女儿，透过网络远嫁美国，随后被遣返，却不幸撞见帮派贩毒

塞尔盖：逃避兵役，加入帮派的青年

弗拉基米尔：塞尔盖的父亲，遗憾从未见过当年遭逮捕并抹去生平的父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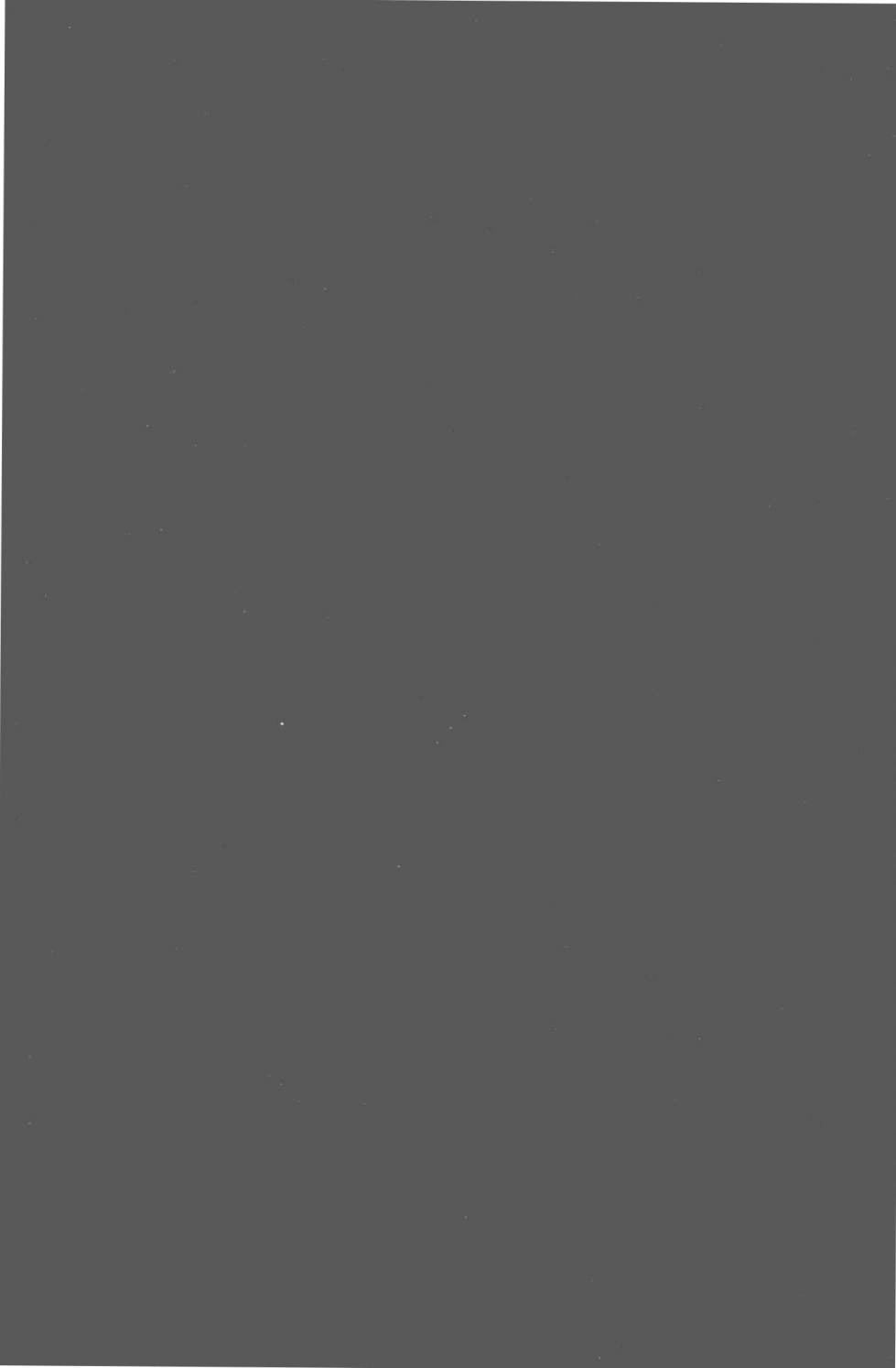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A 面	花豹	003
	圣彼得堡，一九三七年	
	孙女们	053
	基洛夫格勒，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	
格罗兹尼观光局	083	
格罗兹尼，二〇〇三年		
高加索之囚	111	
车臣高地，二〇〇〇年		

中场休息	我们一无所有	147
	圣彼得堡，二〇一〇年；基洛夫格勒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	

B 面	白森林之狼	223
	基洛夫格勒，一九九九年	
	人民的殿堂	257
	圣彼得堡，二〇〇一年	
特展	293	
圣彼得堡，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		
终曲	321	
外太空，年代不明		

A 面



花 豹



圣彼得堡，一九三七年

罗曼

沃斯卡

葛莉娜

科里亚

鲁斯兰

娜迪亚

艾列克赛

薇拉

莉迪亚

塞尔盖

弗拉基米尔

— 1937 — 1990 — 1999 — 2000 — 2001 — 2003 — 2010 — 2013 —

▲

我向来以画家自居，其次才是个审查员。

两年前，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一处共居住宅区，我必须提醒自己谨记这一点。我爬上我那寡妇弟媳和她四岁儿子居住的三楼公寓，她开门，眉头一皱，稍感讶异。她没想到我会来访。我们从未见过面。

“我是罗曼·奥西波维奇·马尔金。”我说。“你先生沃斯卡的哥哥。”

她点点头，一只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旧褶边，站在一旁让我进门。就算我提到沃斯卡、令她感到震慑，她依然不动声色，隐藏得相当好。她穿了一件镶了红棕色纽扣的金黄色衬衫，发梳在她潮湿的黑发留下一道道沟痕，看起来好像有人用炭笔画上。

一个男孩懒懒地窝在凹陷的椅垫上。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。为了他着想，我还真希望他长得像他妈妈。

“我不知道我弟弟跟你说了些什么。”我先说，“但是我在‘宣传动员局’上班。你了解这份工作吗？”

“不了解。”男孩说。这个可怜的孩子遗传了他爸爸的额头，凸耸的前额好像一顶帽子，遮盖了未来的相貌。

我跟他妈妈说：“你先生真的没提过我？”

“他的确提过他在家乡有个呆头呆脑的哥哥。”她说，语调变得稍微愉快。“他没提到你头发愈来愈少。”

“其实不像看起来那么糟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妨直说你为什么上门。”

“我每天看到那些破坏分子的照片，过去十年之间，每天数目

有限，最近几个月，数目却逐渐增加。我以前每个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档案，现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沓，再过不久恐怕会收到一整盒，甚至好几盒。”

“你想必不是来此描述你办公室状况的吧？”

“我来这最后一次帮我弟弟效劳。”

“效什么劳？”她问。

我胸口一紧，双手插进口袋。我觉得自己的手好大，几乎插不进口袋。我直说，但是话一出口，感觉真的非常糟糕。“我要确定他的霉运不会变成我们家族的特征。”

她依照我的要求，把她手边每一张沃斯卡的照片全都收在一起。总共九张：一张结婚照；一张在乡间度假；一张是他们搬到市区那天、两人头一次身为圣彼得堡的市民；一张是沃斯卡小时候……她在长沙发椅上坐下，然后依次把照片拿给男孩看，最后带着照片走进卧房。

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，她的卧房空荡荡的，几乎只看到地板，床铺依然大到足以容纳三人，毯子整整齐齐的拉好，盖住几个软趴趴的枕头。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儿子一起睡。

我把一个一卢布的铜板推过桌面，镰刀和铁锤的那一面朝上。

“我要铜板做什么？”

我朝着照片点点头，“你知道怎么办。”

她摇摇头，猛然挥动手臂，一团微小的尘埃顿时飘向空中，画出一道圆弧，铜板也被她甩到地上。

她可能依然爱着我弟弟吗？想来难以置信。他已因宗教激进主

义受到公正的司法裁决，也已接受应得的惩处，只有一个散布“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”、借由这套呓语毒化他人思想的疯子，才会接受这种惩处。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，说不定只靠我们筹建。人们不该欣羡这名女子盲目地深爱一个不值得她深爱的男人。绝对不可。

她的手掌压住照片，手肘大张，守护一张张照片，好像一个饿得要命的人直觉地紧紧守护仅存的少许食粮。我这么说或许真切，毕竟肠胃不是人体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。

“你走吧。”她说，声音之中带着嘶哑。她低头瞪视双手的手背。“不要打扰我们。”

我大可转身走出去，关上大门，将这事置之身后。但是某种思绪让我的脚后跟紧紧固着在地板上。即使家庭观念已经像是马匹和马车一样急急消失于历史之中，没有妻小的我，依然想要有个跟我留着相同血液的人，活着见证那个我们众志成城、创建出的天堂。我希望那个坐在长沙发椅上的小家伙长大成人，成为缔造美好社会的活跃分子，快快乐乐地老去，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回顾一生。我希望他了解他爸爸的死造就了周遭这个公正的社会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会感念多年之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，他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伯伯为他上了一课。

这么想真是愚蠢。我清楚得很。

我抓住她的手腕，把铜板塞进她的手指之间。

“我不是过来伤害你的。”我告诉她。“而是为了保护你、让你不要受到伤害。你先生跟人民做对。如果警察上门搜索，发现这

些照片，你觉得结果会是如何？我必须描述细节吗？”

不管先前何种情绪赤裸裸地横陈桌上，她已将之藏纳心中。我放手之时，她依然紧握铜板。那枚铜板可以用来购买一个鲜肉饼、一本素描簿、一条糖果、一块肥皂；你若将它塞入另一人的掌心，它可以为枯燥的一天带来些许欢乐，但是铜板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。

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？你是个画家。这是你的工作。”

我看看我的手表。“我再过一小时才上班。”

当我听到铜板慢慢刮擦相纸，我把头转开。男孩依然静静坐在客厅里，低头凝视深印在手掌上的细细纹线。

他长得真像他爸爸，这着实诡异。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鼻子；一头乱七八糟的黑发，每一根都朝着四面八方乱翘；嘴唇噘起，像颗纽扣一样微小。沃斯卡在他这个年纪时，我大概八岁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白天游荡于森林和田野之中，晚上待在各自的房里，轻轻敲打我们之间的墙壁，扣打密码。我叫他静坐在春夏秋冬的不同光影中，让我素描他的形貌，用炭笔将他的神情保存在画纸上。若非沃斯卡，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。我以他的脸孔练习画画。

“你会讲话吗？”我问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嗯，你还真是含蓄。跟我说你叫作什么。”

“弗拉基米尔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他略有畏缩，被突如其来的亲昵之举吓了一跳。他跟列宁一样都叫作“弗拉基米尔”，不失为一个吉兆。

“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。”我说。“你愿意试一

试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直直盯着我。”我下达指令，然后在他耳朵旁边挥挥手指。

“我举起几只指头？”

他举起四只手指。

“很好。你的眼力相当锐利。将来说不定可以当个神枪手或是警卫。我要跟你说一个沙皇和油画的故事，你听过吗？”

卧室里铜板刮擦的声响也许是微风轻拂着树梢；长沙发椅旁的我们也许远离此地，置身田野的一栋小屋旁，艳阳垂挂在我们头顶，日光灼灼。

“不，我想你没听过。”我说。“故事一开始，一个年轻人推翻了一位邪恶的沙皇，登基成为新任沙皇，他答应他的子民，如果听命于他，每个人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‘这个新王国会是什么模样？’他的子民问。沙皇想了想，然后委任他的宫廷画匠们绘制一幅油画，呈现出新王国的风貌。

“油画起先只是几步宽，然后是几十步，然后是几百步。不久之后，油画已经宽达数十英里。哎呀，这幅油画真是巨大，对不对？为了成功绘制，画材当然不可或缺。沙皇子民们原本用来裁制衣衫的亚麻布被征收作为画布，建造房屋的木材被征收作为画框。

“当子民们感到寒冷，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，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穿上的美丽大衣和貂皮。当子民们露宿户外，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，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迁入的华屋。

“子民们听命于沙皇。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移开视线、看看周遭